



## 两桂当窗

□裘国松

单位办公楼与溪口剡溪之间，夹着一座东西走向的狭长小花园。园内丰草绿萼，佳木葱茏，虽辟有游赏小径，而大家各忙各的，平素罕有同事去树下花间闲逛。那花园，也只能算是我们的窗外一景了。

花儿们，也不管主人们来不来亲近，自个儿都往好的长。园中央的一对高大的老桂树，更是长得枝繁叶茂，宛如两把巨大的绿伞，树荫可容立五六十人。花开时节，香气可以氤氲整座院落，就连坐于二楼最西端的我，也时有所闻。

七月的时候，单位统一调整办公室，我被安排到二楼中间。开门一看，窗外正中央正是这一对老桂树。

由我看来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，核心便是讲求隽美与和谐。先人们表示“贵”的吉祥图，多取材于桂。你去看老画，画着莲花和桂花的图案，寓意“连生贵子”；枣树和桂树同框，期待的是“早生贵子”；桂花和桃花组合，寓意“贵寿无极”。这一切，先人们图的都是吉祥寓意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即便在植树种花上也颇有讲究。

早年有闲时，我反复研读过几卷中国古代园艺著述。它们都讲到，园林营造在植株配置上讲究意境，多以谐音、喻义造景。比如“桂”与“贵”谐音，先人们喜欢桂树所散发出的“贵气”，由此往往在庭院中以两株桂花对植，寓“两桂（贵）当庭”“双桂（贵）流芳”之意。如此看来，我的新办公室不是拥有“两桂当窗”的大好景致嘛？

以往在老办公室，窗外可见整条剡溪清亮流淌。新办公室则有一个遗憾，两桂长得实在太茂密了，那剡溪，而今仅见树冠下隐约的一点水面。有失必有得。当我在工作台第一回坐定下来，抬眼窗外就可见溪南群山最东端的那个山头。算是圆满了，便开始在新办公室安下了心。

其实，我对桂花的喜爱由来已久，更可以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结。母亲在世时说到我出生那阵子，老是这么说：“那天八月十八啊（农历），一年当中象山港潮水最大，西边园地里的那株老金桂开得正香的光景！”

我的小脚老祖母，在我出生前三年已经谢世。多年后，父母为祖父母修墓地，还新建了一通墓碑。我才第一次知道，我的祖母叫朱桂香，一个很中国化的女人名字。我心想，“朱桂香”，姓与名相连，那不是金桂飘香嘛。若问“秋香”是什么？不错，是秋日开的花，但了了祖母的那个姓名，于我心中，秋香一直特指“桂香”。君可闻，唐代大诗人李贺，不是也有“画栏桂树悬秋香，三十六宫土花碧”之句吗？

第二天，传达室老王来送报纸。他看了看窗外老桂树说：“这可是阿拉公司的两株风水树啊，八月里满院子香的就是它们。你办公室位置顶好，到时你只要推开窗，全公司数你闻到香最多！”我连声诺诺，告诉他，对公司来说它们确是“两桂当庭”的吉祥，对我而言已是“双桂当窗”的美景啊。末了王师傅还说，这一对树与你差不多大，应有五十多年树龄了。

是的，我最后的四年工作期，恐怕要与它们相守望了。之后彼此相分离，我通常也就二三十年在人间，而它们呢，还将五十年、一百载地鲜活于大地上。所谓人生苦短，与树一比不就明了。你说我们能不珍惜光阴吗？

农历八月，古称桂月。都说“八月桂花开”，那已是公历九十月间的事了。今年的农历八月，就是从8月30日开头。静待花开的日子里，尤其是静悄悄的午休时光，我会多看一眼老桂树，满脑子是古人的咏桂诗句。比如唐代宋之问的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还有宋人杨万里的“不是人间种，移从月里来。广寒香一点，吹得满山开。”

草木情结，是每个人无法解脱的，因为人类的祖先是从森林进入平原。那种情结是人类的初心。9月5日，八月初七，我期待了两个月的桂香，终于丝丝缕缕、隐隐约约地飘入了我的办公室！它带走暑气，飘出阵阵馥郁醇厚的“天香”，带来超然物外的“贵气”。

## 桂花酒

□钟正和

在经过了一个闷炙浮躁且悠长的夏季后，随着几场滴答滴答的淅沥落雨，窗外的湿润小风又送来了桂花的幽香。

惜乎，桂花的花期太短，也就数日光景便散金碎银地化作尘泥而去。为了留住这一年一度的惊艳邂逅，人们想尽办法将其揉进各类吃食中，诸如桂花圆子羹、桂花赤豆粥、桂花糯米藕、桂花糕……而要说到最能体现它们香、醇、浓、厚之特点，也最宜与秋光紧紧拽在一起的，非桂花酒莫属！

在吾乡，老一辈的人在秋日是要喝一点桂花酒的。就像我的外公，过去每至秋凉时节，照例会在家中小酌几杯。

说起桂花酒的历史，可谓悠久。明人高濂撰写的《遵生八笺》中，曾提到过制花酒的一种方法：“十月采甘菊花，去蒂，只取花二斤，择净入醅内搅匀。次早榨，则味香清冽。凡一切有香之花，如桂花、兰花、蔷薇，皆可仿此为之。”

通俗点说，就是把花投入尚未滤过的酒糟和酒中，而后用重压法完成榨酒，使花汁与酒液相互融合。此种方法，在今人看来可能过于繁琐。现在常见的桂花酒，大致上可分为两个流派：一类是把桂花加到米中一起发酵酿制；另一种则是酿好酒后掺入桂花。但无论何种方法，选花都是关键。

初开的桂花，就像才灌浆的谷子，缺少一种成熟的香味；而凋零之后才收集的花，香气又衰败得差不多了。只有那种刚好开繁，满蓄了天地灵气的桂花，色正味香，制酒最宜。

记得我读书那会，班里有位小名叫“阿良”的同学，家里院子的一角，栽有一株偌大的桂树，据说在他父亲小时候就有了。每年一到树上密密匝匝的碎金透过圆润肥厚的叶片，闪烁着耀眼光芒，沁人香味直往人身上扑的时令，他便会邀我到院中，准备迎接桂花的芳驾了。

先在树下铺好大大的席子，继而用竹竿轻轻敲打着桂枝。那飘下的花雨，会“扑扑簌簌”地像夜幕中跳动着的星星般，经我的发梢、脖颈窝，最后落到地上的席子间。整个过程，不仅香还很美。

收下的桂花，带回家中交由外婆处理。除了一部分用来腌糖桂花外，剩下的便是制桂花酒。

印象中，外婆每次都是先仔细拣净桂花中的杂物，将它们摊到竹匾上，置于阴凉处晾干后，再放入事先备好的高粱酒中，并调入研碎的冰糖，封口后存到阴凉处。等上一段时日，待桂花精髓深入五谷魂魄之时，即可启封享用。

揭盖的瞬间，一股从瓶口奔突而出的浓烈桂香，会扑得人满面满怀。再瞧那呈淡琥珀的酒色，于灯光下熠熠生辉，极富诗意。该种诱惑，使得当年的我，不止一次地偷喝过外公的桂花酒。

原本辛辣的高粱酒，在冰糖的浸染与花草气息的衬托下，不仅失去了愣头愣脑的冲劲，还甜中带香，醇厚柔和到满满当当。小溪般顺着舌尖流进喉咙后，只留下一股既清且浓的香，于热气上升的胃腑和渐渐发热的耳面萦绕。

光阴似箭，一晃外公故去已有多多年。但他老人家当年品桂花酒的音容笑貌，始终流连于后辈心中。亦因此，桂花酒的故事依然在我家继续着，从舅舅、姨夫直至如今的我。

每年到了薄薄云雾被柔和月光映得纱一般的季节，我就会坐到窗前，斟上一杯自酿的桂花酒，小口小口地呷。于这秋之意境中，陶陶然呷出绵长人生的岁月暗香。

编辑 6734 期 配图 胡龙 投稿邮箱 essay@cnhb.com.cn